

東歐和蘇聯之間

洪長泰著・七十年代雜誌社



- 羅蘇關係的歷史與現狀
- 一個正在醞釀中的風暴
——蘇聯知識分子的抗議
- 捷克「七七憲章」的背後
- 東歐和蘇聯之間 ● 美國對東歐的新政策
- 鐵托之後 ● 波蘭的困局
- 蘇聯的新西伯利亞鐵路

東歐和蘇聯之間

洪長泰著・七十年代雜誌社



・ 版權所有 ・

東歐和蘇聯之間

作者：洪 長 泰
出版：七十年代雜誌社
香港灣仔聯發街十五號地庫
電話：5-283674
承印：同興印刷公司
香港廈門街十七號地下

1979年8月初版・定價港幣八元

東歐和蘇聯之間

序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葉，世界有幾處動亂之源：一、中東的戰雲密佈；二、南非和非洲之角的烽烟四起；三、東歐局勢的暗流激盪。這些亂源，都在直接和間接地影響着整個世界的安全。

這本集子所收的七篇文章，主要是圍繞着第三項來寫的，重點不單是剖析東歐局勢，而且是希望就東歐各國和蘇聯之間的複雜關係，作一些具體和深入的探討。

過去二、三十年來，莫斯科透過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控制着東歐諸國：「勃列日涅夫主義」的「有限主權論」，是六八年侵略捷克的「理論根據」；「經濟互助委員會」是克里姆林宮操縱東歐各國經濟命脈的組織；「華沙公約」是蘇聯用來對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前哨。在這些狂風暴雨的吹打下，東歐各國實在毫無主權可言。

但是，蘇聯的高壓政策，並不能收到歸順的效果，這些年來，反抗莫斯科之聲，已時有所聞，而且正在慢慢擴大，蔓延到東歐各國去。去年爆發的捷克「七七憲章」事件，便

是其中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這些反抗之聲加上東歐各國內部的不穩定，使整個東歐形勢，乍看起來狀似平靜，但實質上却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

這本集子，也正要說明東歐和蘇聯之間的關係，是如何的危機四伏。此中，「捷克『七七憲章』的背後」、「羅蘇關係的歷史與現狀」、「波蘭的困局」三篇文章，是直接討論「華沙公約」之中的三個成員國和蘇聯「老大哥」之間的矛盾；因為南斯拉夫在地理上雖屬南歐，但它和東歐的局勢却是息息相關的，所以「鐵托之後」的巴爾幹半島的形勢發展，也和東歐的命運緊緊地扣在一起。其他三篇文字，分析蘇聯的「異己分子」和新西伯利亞鐵路，以及美國對東歐的新外交政策，因為直接和間接地影響着東歐局勢的發展，所以也收在這裏。

這些時論文字，少涉大理論，不多談抽象原則，而是希望從事實中找出問題、從事例中看出道理，這在我們對東歐和蘇聯還是止於初步認識的當兒，我個人覺得，這種寫法，可能會是比較實在的。

這本集子能夠出版，首先得感謝「七十年代」月刊的編輯先生們，沒有他們的鼓勵、催促和批評，這些文章都無法寫成。

還要感謝美國波士頓的一班中國同學們，尤其是編輯「港聞摘要」的一些朋友，在過

去每兩周一次編輯「港聞」時的「國際時事討論」中，我得到了不少靈感和啓發。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於美國

目 錄

東歐和蘇聯之間

序

捷克「七七憲章」的背後

羅蘇關係的歷史與現狀

波蘭的困局

鐵托之後

一個正在醞釀中的風暴

——蘇聯知識分子的抗議

蘇聯的新西伯利亞鐵路

美國對東歐的新政策

I

一

一九

三九

五七

七三

九三

一一一

捷克「七七憲章」的背後

一、前言

今年一月七日，西方各大報章刊載了一份由二百七十五名捷克人士簽署要求捷克政府恢復基本民權的呼籲書，外界稱爲「七七憲章」。

這份文件（正式的擬定日期是一月一日）宣稱它不代表任何政治反對派，不屬於甚麼組織，只是基於捷克人民的主動性，希望透過與捷克當局進行的「建設性的對話」，使當局明白其所施行的「那些侵害人權、公民權利的具體事實」，進而提出解決辦法，以免這些衝突演變成更嚴重的問題。

「七七」之名，是要響應「國際特赦組織」以一九七七年作爲「政治犯年」而起的，簽名者選出以下三人，作爲他們的發言人：

（一）哈耶克(Jiri Hajek)：一九六八年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當政時的外交部長，後來被黜。

（二）哈維爾(Vaclav Havel)：劇作家，捷克「荒誕劇」發起人，以寫「園遊會」(The Garden Party)、「備忘錄」(The Memorandum)著名。六八年蘇聯侵捷後，他被禁止寫作，改行釀酒至今。

(三) 帕托奇卡 (Jan. Patocka) 退休哲學教授，現象學家赫塞爾 (Edmund Husserl) 的學生。

「憲章」一經刊出，頓時捲起了漫天巨浪。至五月初為止，已有「超過六百人」簽署此份憲章（「紐約時報」五月八日），而且人數還在增加。這件事不僅震驚了捷克當局，也令這幾年來一個為「異己分子」問題所困擾的蘇聯當局，感到寢食不安。

捷克的胡薩克 (Gustav Husak) 政權立刻扣留了數百名簽名者，進行盤問，進而在報章、電視上大肆攻擊他們是「叛徒」、「腐敗的資產階級」和「反革命分子」；繼而把一些簽名的人解職、拘捕。在一月中旬，囚禁了發言人之一的哈維爾。

當捷克政府的鎮壓手段一經公佈，立刻遭到世界輿論的猛烈攻擊，不只西方國家對捷克政府作激烈的批評，就連西歐的共產黨（包括意共、法共和西班牙共黨）也羣起攻擊捷克的鎮壓行動。蘇聯的「異己分子」如薩哈羅夫等人，也發表聲明，表示支持捷克人民的民權運動。

發言人之一的帕托奇卡，在一次接受當局連續不停的十一小時盤問後不支倒地，在三月十三日因腦出血而死亡。這件事引起舉世公憤。國際哲學協會副會長里科亞 (Paul Ricoeur)，三月十九日在法國「世界報」寫了一篇悼念帕托奇卡的文字（帕氏是該會的捷

克代表），他說：「就是因爲帕托奇卡的那種無畏精神，而結果被當局殺死了。」

「七七憲章」事件發展至今，仍是餘波未了，最近哈耶克連續發表了「第九號文件」（四月二十九日）和「第十號文件」（五月四日），重申「七七憲章」要求政府恢復民權的要求。這件事正慢慢在東歐各國和蘇聯國內引起巨大的反響。

要了解「七七憲章」發生的背景，必須追溯一下自從六八年蘇聯侵捷後，捷克局勢的發展。

二、當局對知識分子的壓制

自從六八年蘇聯侵捷事件發生後，胡薩克在莫斯科的支持下上了台。他當政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對反蘇和批評政府的知識分子進行鎮壓，尤其是對被稱爲「活着的良心」的捷克作家，更毫不留情地加以鞭撻。事實上，一九六七年六月捷克作家協會舉行的第四次大會，是次年蘇軍入侵的導火綫之一。在會上，捷克作家猛烈批評當時的黨領袖諾伏提尼（Antonín Novotný）濫用權力、扼殺創作自由。小說家瓦蘇利克（Ludvík Vaculík）的激烈發言，更是引致後來蘇聯急欲揮軍「平亂」的原因之一。

六八年侵捷事件之中，捷克知識分子反蘇最烈，他們紛紛拿起筆來，攻擊蘇聯集團的

侵畧行爲。當時在布拉格流行的反蘇口號之中，有兩句是這樣喊的：

「侵畧者，滾出去！」

「列寧，醒來吧，勃列日涅夫發瘋了！」

這幾年來，捷克知識分子的反蘇力量，一直在慢慢地增長。胡薩克也明白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所起的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對付他們，也採取了軟硬兼施的方法。

那些堅持反蘇和批評政府的人，都紛紛被捕或解職，弄至無地容身。一九七五年八月，當國際歷史科學會議在美國三藩市開會時，會上派發了一份名單，記載了一百四十四名捷克歷史學家被政府迫害的情形。這批人都是因爲批評政府而被解職的，其中最多的一批共有三十六名，是從捷克共黨的政治學院和研究機關被趕出來的，布拉格的查爾斯（Charles）大學，也有三十二名史學家被解職。其中一名叫普桑（Vilem Precan）的，他原本是歷史研究所內黨委員的執行委員之一，因爲反對蘇聯侵畧被趕了出來，後來幾經辛苦，才在一間醫院找到一份看門人的工作，勉強維持生活。（「華盛頓郵報」七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另一方面，胡薩克運用一些招募政策，藉此拉攏知識分子。最明顯的例子是去年四月捷克舉行第十五屆黨大會時，胡薩克在他的演說之中，當談及那些曾經受政府批評過的知

子時，他如此說：「那些不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代表者」和「那些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和我們與蘇聯友誼方面的人，可以個別處理，重新入黨。」（「華盛頓郵報」七六年四月十三日）

胡薩克的呼籲，收效不大。

原因是，捷克知識分子一向反對政府最烈的是「主權何在？」的問題；他們看到捷克的主權不在捷克人的手中，而是遠在千里之外的克里姆林宮的「老大哥」掌上。他們表示，爲爭主權，誓必與蘇聯鬥下去。

蘇聯這幾年來由薩哈羅夫、蘇辛尼津和阿馬力克等人發起的「民權運動」，對捷克的知識分子也產生了不少影響。早在一九七一年，捷克的一位文化界人士用假名寫了一篇題爲「被阿馬力克所引起的」的文章，發表在英國一份有相當影響力的「觀察」(Survey)雜誌上(第八十一期)。指出，捷克人民當前感到最可悲的有三件事：

- (一) 捷克當局愚蠢而又低能的宣傳伎倆，簡直是在污辱每一個人的智力。
- (二) 捷克政府對蘇聯的卑躬屈膝。
- (三) 蘇聯軍隊駐在捷克境內。(按：「華沙公約」駐在捷克的軍隊，一共有五個師，約五萬人。)

國家命運任人主宰的這種感受，數年來一直是捷克人攻擊當局及莫斯科的目標。「七憲章」未發生之前，在一九七二年，由一羣捷克知識分子（多數是黨員）發表的一份「十點宣言」，矛頭還是指向莫斯科。他們反對所謂「集團氣氛」（指「蘇聯集團」），主張獨立自主，呼籲捷克人民要爲此而奮鬥。顯然，這種無法壓抑的反蘇情緒，是「七七憲章」事件爆發的主因。

三、兩份文件

一九七五年發生了兩件事情，觸發了捷克人民回想起六八年蘇聯坦克開入布拉格蹂躪捷克國土的可怖情景：一是曾在六八年當過捷克國民議會主席的史默科夫斯基（Josef Smrkovsky）的一份訪問稿的發表，二是杜布切克寫給捷克當局的一封信被刊登出來。

史默科夫斯基的訪問稿，在七五年二月二十六日，由意大利的「日子——新道路」（Giorni—Vie Nuove）周刊（主編萊喬洛（Davide Lajolo），意共中央委員）開始連載。這次訪問是在一九七四年年初，當史默科夫斯基病危時進行的。（他後來死於一月十四日）遵照他的遺願，在他逝世一年之後才發表。這份訪問錄記載了六八年蘇聯侵捷時，杜布切克、史默科夫斯基和其他捷克領導人如何被蘇軍挾持，如何被「請到」莫斯科進行談識分

判，如何在蘇聯的壓力下低頭，簽署了那份「蘇捷會談公報」的情形。因爲史氏當日身居要位，以當事人身份描述了事件的經過，所以一經發表，引起了舉世矚目，各國報章爭相轉載。（三月二日美國的「華盛頓郵報」還出了專刊轉載此文。）

史默科夫斯基的訪問稿透露了一些前所未聞的蘇聯和捷克之間的衝突。例如在布拉格事件之前不久，當捷、蘇進行會談時，捷克的領導層內部已出現了分歧，主要是斯洛伐克區(Slovak)第一書記比萊克(Vasil Biak)傾向蘇聯方面，反對杜布切克和史默科夫斯基的經濟及政治改革政策。這也說明了後來爲甚麼比萊克贊成蘇軍入捷「平亂」，和他今日在捷共中委之中，担当負責國際事務和政治思想工作等重要職位的原因。

史默科夫斯基的訪問錄，其中有一段描寫他們被挾持在克里姆林宮內，被迫進行談判的情形，他說：

「每個人都知道莫斯科公報的內容了。但原來的條文，比現在的更差。它開始是說他們（指以蘇聯爲首的「華沙公約」軍隊）是進行防止反革命的，他們是在給予我們國際上的援助。對於這幾段文字，我們立刻提出反對，所以後來被刪掉了。原來的草案說『華約』軍隊會停駐下來，我們說『不能』，而使他們加入了一句『暫時性』的字眼……（後來）我們告訴波諾馬里夫（Ponomarev，蘇共中委書記之一）說我們還是不能動筆。波諾

馬里夫如此說：「假如你們現在不簽，你們會在一個星期之內簽的；一個星期不簽，兩個星期；兩個星期不簽，那麼一個月後還是會簽的。……」

七五年發生的另一件事是杜布切克的一封信所引起的反應。

這封信據稱是杜布切克在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寫給捷克最高議會的，後來據說是由一些反對派在七五年偷送出國，結果四月十三日在西方報章刊登出來。杜布切克的信的內容，主要分以下數點：

(一) 攻擊捷克的秘密警察橫行，尤其是對他自一九六八年以來的無理監視。

(二) 批評現行的捷克政制。杜布切克說，現在的胡薩克政權是建立在一種個人的權力基礎上的。因為胡薩克是使用壓制的方法來統治的，所以需要一種「情報和監視網」來控制人民。即使是捷克前任總統沃伯戴(Ludvik Svoboda)，每次在家裏與人交談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時，也習慣地扭開了收音機，放在窗口附近，以防隔牆有耳。

(三) 重申捷克的未來須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進行建設，而且捷克需要和蘇聯保持「緊密合作」。

他最後呼籲捷克人民繼續為自由而鬥爭。

這封信是杜布切克在一九七〇年三月被驅逐出黨以來，對捷克當局提出的最嚴厲批評。

這兩份文件，透過美國設在西德慕尼黑的情報電台——「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廣播到捷克和東歐其他國家去，在捷克國內引起了很大的影響。

杜布切克的信一經公開，捷克共產黨立刻加以反擊。胡薩克指責杜布切克的信是一派胡言，他指責杜是一個「懦弱而不負責任的賭博者」，是「一個賣國賊」。他同時還攻擊史默科夫斯基的訪問錄，說它「只不過是捏造了一些事實和歷史」，而「其中充滿了對黨、國家和蘇聯的仇恨」。(「華盛頓郵報」七五年四月十七日)

胡薩克的抨擊，並不能洗掉捷克人民對六八年事件的慘痛回憶，因為那種「仇恨」，自六八年以來，一直有增無減地加深着。

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捷克是蘇聯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最忠實支持者，而蘇聯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它另外提出的「有限主權論」是分不開的。對於這個理論，克里姆林宮如此解釋：「社會主義大家庭是超越於任何國家主權之上的，當這個家庭的任何一個成員受到「威脅」時，其他的成員有權出兵干涉、鎮壓平亂。蘇聯就是利用這個理論，在六八年派兵侵入捷克。這種侵捷藉口，西方人稱之為「勃列日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這些年